

反三國志

于左





二 卷



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

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

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

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

第十回 馬孟起間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

第十一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喬國老慟哭小東床

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





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

反三國志

第六回

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

大凡人生在世，須要得有一定宗旨，雖然說與時偕行，也須得一兩根硬骨頭，兩個眼睛，也得要半開半閉，瞧瞧現在是什麼世界。那種賊肚賊心，也須要回想，我若把祖宗坟墓之地，賣與他人，於我到底有什麼好處？就得了十萬八萬，能穀幾時用度？到頭來還是一錢莫名，不過遺臭萬年，這又何苦來！現在世上，這種人到



很不少，大之賣國，小之賣省，愈趨愈下。賣父母，賣兒女，賣本身，賣朋友，簡直是風靡一世，四海通行。那一種賣官賣礦山賣河流，又是已成慣例，相喻無言！

這一派祖師爺，是二千年前一個矮賊張松，往後便有個南唐李若水，私量長江水，線前清焦慎，出賣軍用地圖，狼心狗肺，罄竹難書。

如今只說那罪魁惡首的張松，在那兩川人文之地，也沒十分大才情，不過是一個舌辯之徒而已！劉璋不重用他，也是劉璋知人之處。誰知道俗語所云：矮子多詭計，這句話似乎已成天經地義。他挾着一些兒小忿，私畫地圖，出行招賣，這種人難道還可付



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

大任麼？況且劉璋不過一州之牧，叫張松作了一個別駕，也就不小；照張松那樣行徑看來，似乎非要劉璋讓他一個州牧才好。可是劉璋就願讓他，在下也是不能答應，大約不但是我一人不答應，各位看官，恐怕都是不肯答應的。這宗人在天地間，可算作踐了五穀糟場了。布正正合着衛詩所說的人而無恥，胡不遄死，兩句古話！他們那個有一個好下場頭？那張松不就是個好榜樣麼？然而劉璋雖然殺了張松，西川也就完了，蠻觸紛爭，一場血戰，伏尸百萬，流血千里，推原禍始，都是那些不成材的東西，發賣祖墳，藉邀上賞，直鬧得故國烽烟，家鄉戎馬。他雖然天良一時發現，欲圖補救，可就是鐵鏡公主說楊四郎的話頭，你那眼淚尙還未



乾，現措也來不及了。閑話少提，書歸正傳。

話說當時劉璋因爲張魯所逼，忙中無計，請鬼看病人，被那張松一說就上。劉璋當時由庫中挑選上好蜀錦百匹，春綵五十段，黃金百兩，各樣地道藥材，分作二份：一份上貢天子，一份進納曹丞相；又弄了多少土儀，分送當朝權貴，及曹操部下得力人員；特賞了張松幾千兩銀子盤費，以爲事在必成。張松他自有一番心事，也就順水推舟，出了瞿塘三峽去了。

誰知道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張松東下的事情，被張魯駐川的坐探，花了一些銀錢，探得明明白白，星夜去南鄭報知張魯。張魯也知道曹操是不好惹的，即時召集衆鬼卒商議。他手下第一個



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

謀士閻圃獻計道：「主公不必憂慮，可乘張松未曾出發，令教中勇士先往夔門一帶招集同道，駕駛輕舟，跟隨張松之後，待其夜泊乘隙刺殺，渠輩得金帛之利，主公亦可除去心腹大患矣！」張魯聞言大喜，即從衆鬼卒中挑選勇士二名，一名張威，一名楊木，是教中多年道友，素堪信任的。張魯便把上項事情說了，並告訴張松帶去許多金帛，汝等殺了張松，也可戮半生受用。

你。說。他。們。那。起。道。友，五斗米還打無知愚民的算盤，聽說有許多金帛，豈有不拿性命去換的道理？兩位鬼卒聽了祭酒師公的言語，便說道：「主公吩咐，便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，即時收拾行裝，起程去了。」到了夔門，召集同道，原來兩川歷來是妖匪發祥之地，到



了。前。清。還。有。王。三。槐。衆。位。英。雄。民。國。近。年。更。有。唐。煥。章。一。般。鬼。卒。
那。同。道。同。志。者。自。然。是。溥。遍。四。川。一。呼。百。諾。經。張。楊。挑。選。水。陸。精。
悍。道。友。二。十。餘。人。分。駕。三。舟。隨。著。張。松。出。發。張。松。船。到。夔。門。已。經。
被。一。班。鬼。卒。無。形。監。視。祇。因。尙。在。西。川。境。內。沿。途。有。兵。護。送。不。敢。
下。手。那。張。松。以。心。事。得。行。十。分。暢。快。心。中。每。日。只。想。那。儻。來。富。貴。
拜。相。封。侯。他。日。得。志。之。時。必。償。一。飯。之。惠。必。報。睚。眦。之。仇。一。味。的。
盤。了。又。盤。算。了。又。算。興。高。彩。烈。痛。飲。高。歌。把。那。隨。他。的。船。隻。只。當。
作。下。水。商。人。又。兼。那。般。鬼。卒。百。計。親。近。張。松。船。上。的。人。一。股。勁。阿。
諛。奉。承。要。求。貢。使。替。他。過。關。瞞。稅。張。松。見。是。鄉。親。又。禁。不。得。奉。承。
一。口。承。認。



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

那時正是四五月天氣，巴蜀雪消，夏水大漲，唐朝李太白所說的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，是單說那下水的快處。那張松早已離了蜀境，到著江陵地面，那晚泊在一個地方，名喚鷺灘，好一個群山赴壑，萬葦連天的所在，也是現世現報，天理難容！張松矮子，那條小命，合該在此宣告破產，因為下水乘船，極其快意，連日吃得醺醺大醉，醉倒船艙，江風向晚，遍體清涼，那裏還能起來？要是他不吃醉，以他的聰明，這樣幽僻荒涼所在，萬不致於在這裡彎船，這才真正叫作醉生夢死！然而其中又有人因吃醉逃了一條活命出來，在下實在不好再加批評，只好抄句現成文章，說是有數存焉而已！那人不是別



人，乃是張松一個心腹家人，姓張名逵，爲人機警變詐，神似其主，因之一似無不似，吃酒的資格，也就有其主必有其僕。那張逵陪着主人多喝了幾盃，伺候主人睡下，溜出船頭，看見江岸上遠遠的一片夕陽，映着那綠樹紅帘，微覺餘興大發，東斜西倒，教水手搭上跳板，離船上岸，慢慢走到店中，狗肚中又灌上幾碗黃湯，一步一步，借着月光，回到原泊船的地方。那蘆葦叢中，一陣微風，夾着一些腥氣，吹入張逵口鼻。那小子酒已過量，五臟六腑正在那裏宣告絕交，又從外面加入這種西式龍涎香氣味，登時肚內，蛔蟲鼎沸，鰓肉回頭，身不由主，好一陣渴龍噴水，大嘔大吐起來。酒後嘔吐，任你烏獲孟賁，也是頭昏眼花，手輕脚重，向天一交，就倒。



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

在蘆葦叢中埋頭大睡。

剛睡到好處，只聽得江邊多人喧鬧。張遠軟搭搭掙起身子，用力撐開眼睛，看見自家船上火把齊明。旁邊三個船靠着，火光中二三十人，手中都是拿着明晃晃短刀，正在四處尋人砍殺。又見一人手提着人頭，問他們伙道道友：「這可是張松那廝的頭？」衆伙件齊聲說道：「正是那人！」問衆人道：「道友船上衆人可曾殺盡？」只聽得齊聲答道：「師哥！這廝同船的人都已斬盡殺絕。」又聽得這人吩咐將船上物件搬過自家船上，把死屍盡用石頭捆着，沉入水中，原船放走，任其流向。下江收拾已畢，呼哨一聲，三個船一齊撐篙打槳，向上流去了。



張達躲在蘆葦叢中，看得明明白白，只嚇得汗如雨下，做聲不得。四面蚊蟲圍繞，咬他那一塊骨頭，幾乎又替露筋夫人趕馬車去了。他兀自不知道，直待他們去遠，方才悠悠地回轉魂來，拔步上岸，回到日間酒店，已經三更時候，好容易叫開了門，只說得自己是個商人，方才被賊人所害情形，慌慌張張告知主人。

店主人見他狼狽情形，情知他被害不虛，說道：「客人，這可作怪，我們這裏自從劉皇叔繼任以來，除暴安良，十分着力，又兼趙雲將軍派了多少兵船，肅清江面，一半年來，並未出過一遭兒事。現在因曹吳交戰，荊州上下游，都一律戒備，趙將軍自領兵船，在江陵秭歸彝陵一帶，晝夜梭巡，這是那裏來的匪徒？莫非是你們四



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

川的妖匪，觀着你們錢多，隨你下來的麼？張遼把神一定，想着方才匪類所說的口音，明是五斗米師公黨徒，自己主人，奉使何事，必是張魯遣人陷害，自己身邊尚有盤纏，又有張松名刺，何不上許昌去走一遭，將情形告知曹操，倘若得他興兵去伐漢中，也好替主人報仇。計算已定，便答道：店主所見不差，我今晚休息一夜，明日便去報官。店主道好。張遼進房安睡，到了次日，自上許昌去了。

單說張威楊木，那夥賊徒，殺了張松，得了財物，把船望上流就開，走不上二三十里，看看天色將明，上流一溜來二三十來個兵船，船頭坐着一員大將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大戰當陽七出七進的常



山趙子龍，因巡江回來，看見這三條船，走上河，怎麼不待天明？其中必有緣故。吩咐將士，叫將三條船，喚將攏來，我有話問他。

原來趙雲最體恤商民，禁止軍士騷擾。長江上遊船隻，無人不知。軍士最怕趙雲，輕輕地喚那三個船攏來。那一夥賊徒，心虛胆怯，看見逃也逃不了，軍士又不鬪脾氣，只得將船攏近。趙雲問他：爲何夜走上河？他們答道：因爲昨夜有風，趙雲尋思果然不錯，就要將他放去。誰知道他們三只船，昨天下來時節，在趙雲那第五號巡船上掛號，偏偏那個巡船，緊靠着坐船，上面有個水兵頭目，認清這三隻船，上前稟道：將軍，這三隻船，昨日裝貨開下，今日爲何又開上來？其中或有情弊，請將軍三思。趙雲一面問那頭目，你



第六回 遊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

可認清這三隻船是昨日開下的麼？一面暗地裡看那夥人，神色不定，便知道必有緣故。那頭目回道：認得清。

趙雲吩咐將那三隻船纜住，命兵上去細細檢查。軍士遵命上去，那夥賊人，欲要動作，船已繫住，寡不敵衆，眼睜睜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任憑他們過細檢查。那一查就查出弊端來了。衆兵士將贓物呈上。趙雲一一親自查看，却見內中一張西川詳細地圖，此中大有原由，不問可知。吩咐將衆賊綁了。衆賊到此，被趙雲神威鎮住，一個個束手被縛。趙雲喚軍士推入舟中，親自勘問。那起賊徒，雖然狗盜鷄鳴，却還直截了當，也不推三阻四，就將張魯如何侵略西川，劉璋如何問計，張松如何獻策，閻圃又如何定計，一口